

## 第一百一十二章 翹一指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“既然知道是流言，那有什麼好慌的！”明老太君憤怒地尖叫著，老婦人的聲音因為某種奇妙的屈辱感而尖銳了起來，就像是刀尖在瓷片上麵劃過一般可怕。

坐在她身邊的姨奶奶被嚇的渾身一激零，趕緊老老實實地坐回了椅上，再也不敢多說一句話。

明家老太君善妒心狠，所以當年的明老爺子攏共也隻娶了三房小妾，如今那一代的人物就隻剩下了兩位婦人。好在明家男丁興旺，如今正在江南居喝酒的夏棲飛不算，有子息的兩房也一共有六個男子，明青達長房長子，是如今的明家之主，而老三老四，都是這位姨奶奶生的，見自己的親生母親被老太君這般吼著，這兩位心裏自然不會怎麼舒服，但老太君積威日久，誰也不敢分辯什麼。

明青達身為長子，當此局麵自然要出麵溫言開解兩句，不料明老太君竟是連明家這個名義上的主人也不怎麼理會，寒著一張老臉，說道：“都給我記住了！明家那個老七，十幾年就已經死了，至於如今蘇州城裏的什麼夏當家的...想用十幾年前的傳聞來鬧事，我明家可容不得他。”

明青達被駁了麵子，臉上卻依然掛著微笑，溫和說道：“母親，這麼荒唐的傳言，自然是沒有人信的。隻是...萬一朝廷就是要信怎麼辦？”

這句話說地很直接，夏棲飛是範閑的卒子，如果範閑所代表的朝廷勢力，就是想借這個機會，兵不血刃地將明家龐大的家產與實力收編，這種局麵是最危險的。

老太君眨了眨有些渾濁的雙眼，厭惡說道：“那個姓範的官員說是就是？難不成這朝廷就不講理了？”

明青達心想。朝廷什麼時候講過理？隻不過以前朝廷是站在自己家一邊，所以滿天下道理和拳頭最硬地，都是自己明家，如果朝廷內部有了分歧，這自家的拳頭已經忍痛自斬，這道理，隻怕更是說不清楚。

他苦笑說道：“請母親大人示下。”

夏棲飛來勢凶猛，看今天招標的模樣，帶的銀錢十分雄厚，而且又有欽差大人支持。這明家究竟怎麼應對，總需要明老太君擬個章程。

明老太君其實內心深處並不見得如表麵這般理直氣壯與霸道，她沒有正麵回答明青達的問話，隻是盯著滿院子的明家子弟，寒聲說道：“如今時局和往年不一樣了，前些日子我讓蘭石去各房見過你們這些當叔叔的，讓你們老實一些...今天老身再重複一遍，這個時候，你們莫要給明家帶來什麼麻煩，遛鳥就在家裏遛。把那些隻會摔角的魯漢子都趕出園子去！”

“還有這件事情，不準任何人傳！如果讓我聽到誰還在背後嚼舌根子，當心我將你們的口條抽出來！”

明老太君一番話說的又急又怒，竟是咳嗽了起來。身後地大丫環趕緊給她輕輕捶著後背，身旁的長孫明蘭石趕緊恭恭敬敬地遞了一碗茶過去。

庭中的明家子弟們齊齊俯身，不敢稍違老太君之命。

明青達看了母親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
明老太君在心裏冷笑一聲，自己這個兒子做起事來就是缺乏決斷之力，這壞人，總是要自己來做，她淺淺飲了一口茶。漠然開口說道：“明天是開標第二天，你們也知道，欽差大人是衝著咱們家來的，後麵的八標分兩批捆綁，看模樣價錢會比往年高出太多。隻有一夜的時間，再去現找錢莊出票。隻怕已經是來不及了，這時候你們哥幾個回去，把自己房裏的私房錢攏攏，呆會兒交到帳房那裏。”

這句話一出，庭間那些明家的爺們兒頓時傻了眼，不讓自己遛鳥摔角，那隻是暫時的無聊，誰也能忍下去，可是...怎麼還要自己拿那些少的可憐地私房銀子來往公裏填？每年內庫開標，家裏都會備足銀兩，如果那八標價錢高的離譜，不搶就是了，怎麼用得著這般拚命？朝廷可不會設個上限，誰會知道要填多少銀子進去？

這些爺們是含著金匙出生，卻又沒有繼承權，隻知道享受人生的人物，哪裏知道內庫招標對於明家的真正意義，這背後隱含著朝廷內地勢力爭鬥，聽著老太君這話，便下意識裏不想應下。

明家六爺年紀輕些，平日裏喜歡摔角，膽氣也壯些，鼓起勇氣說道：“母親啊，咱們這兄弟幾個，向來又不能參予到族裏的生意，都是按月例過日子，各自也有一大家子人要養，就算存了些私房錢...可那點兒可憐的銀子往裏麵填，隻怕...也沒什麼用處，還不如...”

話還沒有說完，一隻茶杯已經在他的麵前摔的粉碎，發出清脆的一聲！

明六爺唬了一跳，身子一抖，看著上方老太君的神色，竟是嚇得雙腿一軟，跪了下去。

老太君幽幽寒寒看著他，說道：“可憐的銀子？你當我不知道，這些年你們從公中撈了多少好處？你們地那些妻舅如今個個都是蘇州城裏有名的富豪...以前我當看不見，因為你們畢竟也都是明家的血肉，依祖例又不允許你們接手族裏生意，瞧你們可憐，撈些銀子就撈些銀子...可是，現在是什麼樣的狀況？都給我跪著聽話！”

此言一出，包括明青達在內的所有人，都跪在了兩把太師椅地麵前。

老太君的聲音像毒蛇地信子一樣令人不寒而凜：“大樹垮了，你們這些猴兒難道有好？我就明說了，明天地標如果標不下來。我們明家就算能再撐幾年，但終究也隻有敗成散灰，這個時候，不能允許我們退，我們隻能進...在這個關節，你們莫想還要藏著掖著！”

姨奶奶心疼地看著庭間的兒子，偏身勸慰道：“姐姐莫要生氣。他們知道怎麼做的。”

庭間的明家爺們兒嚇的不輕，搗頭如蒜，連連認錯。

“知錯就好。”明老太君緩緩靠回椅背上，眼簾似閉微閉，說道：“呆會兒你

們就回去，不論你們用什麼方法，在明天天亮之前，把銀子交到帳房裏，每房二十萬兩，老六十五萬兩。”

這話一出。老二老四老五都沒有什麼意見，雖然依然心疼的不得了，但老三不幹了，直著脖子說道：“母親，憑什麼老六隻交十五萬兩？”

老太君瞪了他一眼，說道：“老六年紀最小，這兩年和守備大人來往，喜歡摔角，花的銀子多些，你個做哥哥地。和他計較什麼？”

老三鼻子裏噴著粗氣，不服說道：“難道我平日裏就沒有花銀子？”

其實所有人都知道，這是老太君心疼自己親生的幼子，但這話誰說都可以。就不能讓老三說，因為老三是姨\*\*\*親生兒子。姨奶奶一看情況不好，連連給老三使眼色，但老三最近的銀子確實不趁手，硬是不肯低頭。

老太君勃然大怒罵道：“你就知道在青樓裏花銀子，還把那些婊子買回家裏來，這銀子花的還有道理了？”

從夏樓飛母子二人的淒慘遭遇中，就可以看出這位老太君對於男子的某種癖好。有種很執著的厭惡感。

“那大哥呢？”

“我是長房。”明青達跪在地上，微笑看著自己的兄弟幾人，說道：“自然要多盡一分心力，我認五十萬兩。”

聽到大哥都這般說了，兄弟們也不好再說什麼。明園家族聚會馬上就散了，兄弟幾人趕緊出園去籌措銀子。雖然說他們確實藏了不少私房，可是要在一夜之間將這些數目籌集到，這個難度確實有些大。

明家老三一麵跟著兄弟們往外麵走，一麵哭著窮，指望著哥幾個能幫幫手，但這時候大家都自顧不暇，而且當著明老太君的嚴令，誰也不敢打馬虎眼，哪裏還顧得上他！

...

“時間太緊了。”

姨奶奶這時候也回了自己地院子，老太君的院子裏，就隻乘下長房一支，明青達微微皺眉說道：“欽差大人這一手來的突然，竟是沒有給我們太多的反應時間。”

明老太君看了兒子一眼，歎了口氣說道：“今天在內庫大宅裏，你的反應不錯，至少多爭取了一夜的時間。”

明青達苦笑搖頭道：“一夜太短，而且看今天夏...棲飛的出手，隻怕還留有不少餘力，明日一戰，隻怕凶險極大，就算兄弟們能將銀子湊足了，也不過是多個一百多萬兩，說不定還是不夠。”

明蘭石在一旁聽的瞠目結舌，自疑說道：“父親，往年八標連中，四成定銀也就是五百萬兩的份額，今年我們本來就多準備了兩成，這再加上叔父們籌的一百萬兩，難道還不夠？”

明青達苦笑說道：“最大地問題在於，欽差大人明知道我們是一定要拿下這八標，所以夏棲飛喊價可以胡亂的喊，而且出產銷都是他們內部的事情，他們是可以虧本做的。”

明蘭石歎了一口氣，他是個聰明人，不會去問為什麼明家一定要爭下這幾標，且不論所謂勢地問題，單說東夷城那方麵，也必定要求自己把八標拿下，不然東夷城一年為了內庫出產所付出的代價，隻怕要遠遠超過好幾個一百萬兩。

“太平錢莊那邊有消息沒有？”沉默了一會兒的明老太君，忽然開口說道。

明青達平靜應道：“他們也沒有料到是這個情況，準備有些不足。夏棲飛的銀子全部是從太平錢莊調出來，如今他們隻能給我們開期票，卻已經開不出現票。而明天我們必須要現票...您也知道，他們也有忌憚。先前他們掌櫃的已經來回過話了，頂多還能再給我抽出三十萬兩來。”

明老太君明白這是為什麼，錢莊的銀票契書開出來，總是需要兌現地，夏棲飛已經開出了極大數額的銀票，相對應地。再敢開的就很少了，因為錢莊要保證有現銀可以支付，這事關錢莊最要命的信譽問題。

當然，以東夷城與明家的關係，如果不是在這樣一個緊張的局麵下，太平錢莊完全可以虛開銀票，隻是冒地風險太大，而且這種手法太粗劣，一旦將範圍得罪狠了，內庫轉運司完全可以用開標之後的夏家銀票與明家交上來地銀票。玩一招最無恥的擠兌。

這麼多銀子...太平錢莊就算是神仙，也不可能在短時間裏調到蘇州。

如果一來，太平錢莊就算是毀了。

雖然太平錢莊與各國的經濟關聯都極為緊密，一般而言，沒有哪國的朝廷內宮會做這麼狠的事情，但是此次主持內庫開標的是範圍，是那個最摸不清脈絡，而且行事最為限狠霸道的範圍，太平錢莊是打死都不敢冒這種險的。

庭院中一下子陷入了死一般地安靜，明家三代人物這時候心裏都開始有些緊張。難道明天...真的要眼睜睜看著那位明老七，將明家的生意搶走？失去了內庫的行銷權，明家就隻不過是個擁有最多土地的土財主而言，隨時都有可能被人宰掉。

這個可怕的事實。讓明老太君的眉頭皺的愈發地深了，她忽然想到一個名字，冷冷說道：“最近這些天，那個招商錢莊，還有沒有人來？”

明蘭石搖了搖頭：“他們知道我們是太平錢莊的大戶，試探了幾次，大約知道拉不動我們，就知難而退了。”

明老太君下意識裏點了點頭。說道：“看來...並不像我想像的那般。”

因為太平錢莊帳房一直掌管在明老太君手中地緣故，明青達一直是極力主張與招商錢莊發生關係的人，聽著母親的話語有些鬆動，心頭一喜，麵上卻安靜說道：“應該值得信任。如果真有什麼問題，應該不是這種行事手法。”

明老太君皺著眉頭。似乎是在思考一個很困難的問題，許久之後，才說道：“派人去招商錢莊，不，不要派人，蘭石你親自去，看看他們今天夜裏能調多少現票出來。”

“是，母親。”明青達微微一

笑，又猶疑問道：“夏棲飛那邊要怎麼應對？”

明老太君地臉寒了下來，說道：“那個人我不認識，你也不認識，咱們明家都不認識，既然如此，要什麼應對？這件事情你不要插手了，不要被欽差大人代題發揮...如今欽差大人就希望咱們明家反應激烈，咱們就應該愈發的平靜。”

明青達長揖及地，讚歎道：“母親英明。”

明青達要去處理明天開標的事務，要去帳房盯著幾位兄弟，明蘭石要進城尋那個一直神秘秘、傳說也有東夷背景招商錢莊，所以並沒有在庭院中多加停留，行禮之後便退了出去。

明老太君看著自己的兒子孫子走出了小院，雙眼驟然間從先前的嚴厲變成了此時的疲憊，她有些無力地翹起尾指，敲了敲椅子的扶手。

貼身大丫環湊到了老婦人地唇邊。

老婦人閉著雙眼，尾指一直翹著，許久沒有放下去，也沒有說話，似乎是在權衡某件重要的事情。

小七？

此時老婦人緊閉著的眼簾中，似乎浮現出一幅黑暗的畫麵，畫麵中一個滿臉狐媚的女子正在一個熟悉男子地身下輾轉承歡，正在自己的麵前自矜而驕傲地笑著，畫麵一轉，那女子生了個孩子，她抱著那個年幼的嬰兒在明園裏四處招搖著，笑聲就像銀鈴一樣...飄啊飄的，一直飄到了天上。

老婦人霍然睜開了雙眼，眼中全是一片冰冷之意，她的尾指激動地擡動了起來，微微一屈。

在這一瞬間，她想起了很多當年的事情，比如那些重杖落在那女子身上時。血花飛綻的美麗景，那女子被自己生沉到了井底，那天地雪花也是飄啊飄的，一直飄到了天上，那個女子的屍首隻怕早已成了枯骨老鼠在上麵鑽著，隻會發出難聽的聲音，而永遠不可能發出銀玲般的笑聲了吧？

那個老不死死了後。這家裏就是自己說了算，那女人死了，那女人生的孩子卻不好殺，畢竟名義上是明家的血肉，好在青達心狠，天天用鞭子打著，終於打地那個小孩兒受不了這種屈辱與痛楚，在一個清晨跑出了明園。

或許那個孩子永遠不知道，當時自己就在門後冷漠看著他。

或許那個孩子永遠不知道，自己早已經準備了殺手。在明園外麵等待著送他下枯井，與他的母親團聚。

可是...那個孩子怎麼沒死？

怎麼沒死！

...

明老太君冷漠的眸子裏閃過一絲怒火，一直翹著、微屈著的手指終於溫柔地放在了椅背上，同一時間，微幹的雙唇微啟，對附在唇邊的大丫環輕聲說道：“請周先生。”

在明老太君終於下定決心的時候，她的兒子與孫子正並排走著。

明蘭石滿臉佩服地望著父親，說道：“您是說，奶奶一定會對那個混帳東西下手？”

“什麼混帳東西？”明青達滿臉和藹的笑容，“那是你七叔。雖然現在是咱們的敵人，但總是你地親七叔。”

明蘭石自嘲一笑，忽然皺眉問道：“殺了七叔，固然可以將這件事情完全了結...可是。欽差大人那邊會怎麼反應？君山會就算再有實力，可是總不能造反。”

“你奶奶老了。”明青達歎息道：“這件事情從一開始，她用的手法就是錯誤的。”

明蘭石搖了搖頭。

明青達忽然笑著說道：“不過她的錯誤，並不代表明家的錯誤...如果這次你七叔不再那般好命，也不見得全部是壞事，你不要過於擔心，我有分寸。”

這位明家表麵上的主人在心裏冷笑著，就讓那個自己永遠無法控制的君山會與監察院去對衝吧。老謀深算如他。自然有辦法收拾這個殘局，隻是不知道會用什麼樣的手法。

“六叔這次又討了個好。”明蘭石忽然嘲笑說道。

明青達愛憐地拍了拍兒子的肩膀，開解道：“老人家，總是最喜歡最小的兒子...當然，必須是她親生地。”

...

當明家亂成一鍋粥。同時這鍋溫粥裏還有許多老鼠在虎視眈眈，彼此存在踩死對方的念頭時。明家最小的那個兒子明青城，如今的江南水寨統領夏棲飛，暗中地監察院四處駐江南巡查司監司，正站在蘇州城內江南居最高的那層樓上。

他站在樓邊，輕撫木欄，若有所思地望著城外某處，那裏曾經是他的家，已經很多年都沒有回去過的家明園。

江南商人們的聚會已經結束了，雖然大家沒有定下什麼具體的章程，但看著嶺南熊家與泉州孫家貪婪的眼神，夏棲飛就知道，提司大人的計策已然奏效，明天明家不止要麵對自己地進攻，也要麵對那些類似於熊孫兩家聯合起來的攻勢，商人總是要吃肉的，餓的太慌了，管你是誰家的肉？

夏棲飛雙眼微眯，明園離地太遠，站在高高的江南居樓頂，也沒有辦法看清楚其間地\*\*\*。

今天，是他僥幸在這個世界上活下來後，活的最放肆盡性的一天，他終於當著所有人的麵，驕傲地說出了自己的名字，明青城。

與此相較，拿銀子砸人的快感，脫離了江湖人的身份，站到了慶國的台麵上來，這些事情都算不得什麼。

隻要能說出自己的真名字，就等於扇了明家那個惡毒的老婦人一個耳光，這種報複的快感遮掩了一切，讓夏棲飛無比感激範閑，就連範閑今夜派了七名劍手來，他也沒有一絲不愉快的感覺。

他陶醉於，傷心於今天發生的一切事情之中，以至於這位江湖上的梟雄，也沒有注意到，對麵的街上，出現了幾個奇怪的人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